

現代世界

要目

加強和擴大民主團結

李伯球

論華僑資本與土地改革

孟南

傅作義和白崇禧

李樹政

傅作義飛黃騰達史

小樵

太平山傳奇

魯丙

(蕉嶺、廈門、中山、暹羅、南京、各地通訊)
生活、職業、戀愛·(副刊)

一條狗的「追求」

尙夢雲

期二第卷一

十月

十一月

南京圖書館藏
NANJING CHINA

加強和擴大民主團結

李伯球

目前的局勢，正是獨立的民主的中國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決鬥時期，反動的獨裁集團更直接地受美帝國主義指揮之下執行賣國殘民的任務，最近竟有所謂「經濟混亂」，對工商業界也和對農民工人，青年言論界，一樣的進行殘滅性的圍剿，愈來愈瘋狂兇狠了，民主陣綫正需要更加團結更加擴大，只有更加強大的力量，始能擊破國內外反動勢力的聯合進攻，因此中國人民尤其是農工大眾，在新的形勢中更加覺悟着自已的責任，對當前許多關於如何團結如何打敗敵人的問題，不容不加以檢討和批判，從行動上到理論上均展開這一批判，我們認為民主陣綫內部和外部的（對反民主陣綫）關係均在變化中，我們必須發揚民主精神和作風，把主要的問題攪清楚，儘管有不同的意見，要以最大多數的人民利害為標準，去進行批評，無論批評與反批評，均不應從主觀感情出發，而是客觀態度求得正確解答問題，克服弱點，發揮優點，加速打敗敵人。

什麼是當前要攪清楚的問題呢？

(一) 中國民族問題，百年來在國際帝國主義壓迫之下，一天嚴重一天，經過抗日戰爭，打退了日本帝國主義，但仍未能完成民族獨立解決民族問題，大半個中國在反動的獨裁政府統治之下，變成美帝國主義獨佔的殖民地。現在加緊建立海陸空軍及其基地，作為擴張主義的據點，亦由美顧問專家控制之下，進行廣泛的政治經濟計劃，而且這些措施都附屬於麥克阿瑟復辟日本為中心的計劃下，日本法西斯的未能實現的東亞經濟體制，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老調，今天却由美國財閥和軍閥指揮之下繼續進行，所以今天中國民族問題是反美帝國主義問題，如果我們過去抗日戰爭是中國民族的神聖任務，那末今天反美帝國主義鬥爭，是這一任務的繼續。決定民族存亡的最後關鍵。這是全國人民全國民主黨派共同的責任，不是那一個黨派的問題，把這個關係民族存亡的反美帝國主義問題，故意推到中共身上，或者把親蘇反美與親美反蘇看成兩個國際因素的表現，這是和汪精衛等對抗日問題同樣是漢奸論調。我們更當認識美對華政策是其獨佔資本性質所決定，為物建立「世界霸權的」一環，與各國人民的民主利益絕不相容，絕不是某些外交的諒解可以改變，主要的要靠人民民主勢力，第一步打敗他的扶植的反動勢力，第二步與世界人民（連美國人民在內）聯合打敗他，在反美的過程中，為爭取美國人民及進步的民主人士的了解與聲援，或者是推動美國資本家間對華利益的矛盾，作為國民外交活動的課題，輔助反美運動的展開，固然不能認為幻想，但如果寄希望於一些外交活動以求到他改變對華政策，那就是和葉名琛在廣東用符咒驅英法聯軍同樣可笑。更可笑的是另有一種反美的論調，僅僅反美聲援蔣，而不是反對美國整個對華政策，甚且自己希望得到美國這種援助。這些都是應該澄清看法。

(二) 今天中國要有民主只有推倒獨裁的反動政權，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問題即在於如何去推倒獨裁政權，如何使推倒蔣宋集團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這就發生兩個問題，一個是武力鬥爭問題，一個是土地改革問題，從而有所謂路綫問題。

首先我們應該了解中國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歷史的性質規定必須採取武裝革命的方式，清末立憲運動的失敗，和去年政協決議之被撕毀，均已足以證明：民主革命要以人民的武力反抗統治，為主要的鬥爭形式，今天中國的反動統治，擁有數百萬美式武裝的軍隊，沒有人民的武裝力量，根本就無從提出民主要求，去年政協前後的協商局面，是在革命武力與反動統治的武力對抗的形勢中產生的，這正足以說明革命武力的重要性，在武力鬥爭以外，號召羣衆組織羣衆廣泛的鬥爭也是必要的，但這並不是互相排斥的兩條路綫，而是相互響應的兩個鬥爭形式。

現在民盟總部已被迫解散，手無寸鐵的民主人士均被迫害，要爭取民主保障民主只有加強人民的武力鬥爭，更沒有疑問了。土地問題是中國革命三大問題之一，並且是最基本問題，因為封建勢力的根底在於封建的土地制度上面，農民成為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雙重

壓榨的對象，要把封建勢力從根挖掉，必須解放農民改革土地制度，所以實現耕者有其田，成為中國革命的基本綱領，凡忠於民主的黨派均應實行這個綱領，在今天全國經濟枯竭的情況之下，全國各地工商業家為着自救，為着免於完全破產，亦只有積極參加民主運動，響應農民的土改改革，這不僅農民有利的事，而是打開新的經濟出路與全國工商業有利的事。至於土地改革實施問題這是有強烈的地方性，應由各鄉農民團體為主的鄉村革命政權，依照廢除封建剝削，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原則去求得解決。各民主黨派均應向農民羣眾提出意見，服從民主的決定。

所謂階級問題，今天實在不成為問題的，中國農人及各地階級工商業家，革命軍人，各地階級，只有一個共同的出路，即民族獨立民主統一的路這條路不是某一階級某一集團所獨有的路，而是要各被壓迫階級聯合起來走的路，只有聯合起來肅清這條路的障礙，然後才能獲得各階層應有的民主權利，亦只有通過這條路然後才有各被壓迫階級發展的前途，每一次民主運動的發展，必然是民主革命勢力的聯合，推倒滿清專制如此，北伐如此，抗戰亦如此，今天所不同於過去的，是最大多數的農民工人和各民主黨派愛國份子已成為民主革命中堅力量，這個廣大的民主聯合陣綫，已無可動搖地要循着民主革命的道路，澈底完成革命的任務，這是民主革命勝利的階段，一切進步的民主的階層應該更加團結在這正確的路綫上共同奮鬥，華僑素有革命的光榮傳統，是廣大的民主聯合陣綫的支柱，更要及時努力積極援助國內的民主革命，特別是農工大眾是華僑母鄉最忠實的兄弟，現在正是援助這些兄弟以完成愛國志願的時候了。

本刊旬讀者要啟事

(一)本刊自出版以來讀者紛紛來函，要求本刊改為每半月出版一次，敝社同人亦感於國內外形勢，瞬息萬變，通訊稿件倘具有時間性者，應積經月始能發表，殊失報導意義，故特由第三期起改為半月刊，以後每逢一日及十六日出版。各地訂戶定閱一年(十二期)者定費照舊改寄二十四期。半年者十二期，請希公鑒。

現代華僑社謹啟 十二月·十六日。

(二)本刊出版以來，蒙海內外友友，惠賜鴻文，熱心支持，至深感謝。惟本刊改為半月刊後，篇幅所限，難容長稿，致本擬發表之下列佳作，不得不忍痛割愛，抱憾至極。本刊為華僑讀者，特別歡迎各地通訊稿，其他各欄稿件，均歡迎投寄，惟三千字以上小說，或詩歌擬暫緩採用，至投寄稿件，最好能在出版前六日寄到，免悞付梓為荷。

計開：

受難牛，聽春與聽判，胡宗南怎樣哄騙光頭老，一個女人，世紀，你瞧見什麼？揩乾眼淚的鄉親，學習魯迅的戰鬥精神，香港之夜，民主盟軍已散佈於閩南，糧食蟲吞吃窮公務員，從西洋鏡裏「看外國臭虫」與「假洋鬼子」，醜劇，張君勳兩件事，蘇州競選故事，化縣剪影。

編者·十二月·十六日

▲目錄▼

加強和擴大民主團結……李伯球	論華僑資本與土地改革……孟南	傳作義與白崇禧……李樹政	傳作義飛黃騰達史……小樵	美國顧問團的面目(南京通訊)……星遠	太平山傳奇(香港特寫)……魯丙	蕉嶺三洲的烟賭……秋林	廈門運災……方木	双斧齊下的中山政權……波跡	暹羅政變中的華僑……庚如	汕頭新聞事業的末運……紅魚	鼓樓詩話……靜閣	生活職業戀愛及其他	太太的肚子大了以後……梁志新	我好像害了一場腸熱病……麗娜	一條狗的追求……尙夢雲	奇難雜症筆診部	四方八面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圖書館藏

過去的教訓

華僑資本不是官僚資本，亦非買辦資本，而是真正的民族資本。這種資本，是我僑胞百年餘來，艱苦經營，積無數努力血汗的成果，代價至鉅，其貢獻於國家民族者亦不可以勝計。

這種資本，只有一條最好的出路，即用於建設新的中國。雖然我國在外僑胞數達千萬，甚且南洋各地之商業經濟全部操在僑胞手中，但我國既非侵略國家，反受人支配的半殖民地弱國，故華僑資本之在外投資，並無絲毫保障，亦不能成長為國外之工業資本，即現有之商業資本，也將因帝國主義的壓迫，排擠，及殖民地弱小民族的解放獨立，而逐漸縮小範圍，遭遇挫折，終至於枯竭衰微，欲挽救此危險命運，只有中國成為一民主獨立富強康樂的新型國家，同時，必須使華僑最多數東南亞洲各弱小民族獲得獨立解放，中國與此種國家結成平等友愛共存共榮的兄弟之邦，然後華僑地位才不至於沒落，而其前途是要中國能够發奮圖強，或者說，華僑資本必須先回到祖國，纔有將來的繼續繁榮與發展，沒有強盛的祖國，是不會有華僑的光明前途的。

論華僑資本

以往華僑資本之返回祖國，不外三項用途，也只有三項用途，第一是政治性的捐款，第二是為平衡國際貿易的僑匯一純消費性的僑胞眷屬生活費用，第三是工商業投資。不幸這三種資本

都碰了釘子。百餘年來的中國革命運動，幾乎都得到華僑的經濟支持，可是自辛亥起義，以至北伐，抗戰，每一次革命鬥爭的成果，均為地主軍閥買辦資本家所奪取，革命變了質，華僑血汗所聚的政治投資便全部落空。這是華僑以及全國人民碰到最大的釘子。華僑與全國人民的痛苦非但未因革命的「成功」而解除，反而因為專制獨裁者的變本加厲的反動更趨深刻了。華僑絕望之餘，對於現統治者已經沒有任何幻想，但是國內眷屬的生活仍不能不加以維持，過去每年寄回國內眷屬的款項，曾達四萬萬美元之鉅，這筆僑匯，實際上支持了二十年來的反動獨裁政權，使它得以平衡國際收支，穩定金融財政，然而獨裁者內戰賣國的行動，却走上了通貨膨脹，經濟崩潰的絕路，反對政府為了榨取僑匯，平衡收支，歷來的外匯政策，均不惜予華僑以無情的打擊，在低於黑市或自然匯價數倍十倍的官價匯率之下，華僑的血汗變成了獨裁者的炮灰，餵了豪門，軍閥的私囊，僑眷的生活則陷於悲慘的絕境，其結果是僑匯不來或轉入黑市，反動政府也不免自食其果，弄得外匯有底，空空如也，經濟危機，日見深重。這個釘子碰過來，總算又給碰回去了。至於華僑對工商業的投資，則始終不得其門而入，僑胞目擊國內政治的黑暗與戰爭的危險，固然徘徊國門，不敢把錢丟進進來，而豪門、官僚、買辦資本之壟斷一切，排斥一切，尤使僑資無處可投，蓋華僑資本是民族資本，先天的與買辦資本不能相結合，設非僑資多在國外，還要大受豪門官僚軍閥地主的侵吞，故僑資雖較國內民族資本稍為倖運，但碰壁之餘，仍不免於國外帝國主義的壓迫，其痛苦也就一樣，或者還要厲害。

華僑資本發展的前提

強大的中國為華僑資本繼續存在及繼續繁榮

發展的前提，華僑投資於國內工商業又為建設強大中國的前提，已如上述，當僑資回國而碰壁受阻，自然先要去掉排斥僑資的種種障礙，肅清阻撓新中國之建設的反動政權與惡勢力。目前正在發展壯大的民主革命運動，做的就是這種肅清工作。海外僑胞素有革命的傳統，正宜及時發動政治性的投資，像過去支持辛亥起義及支持抗日戰爭一樣，支持現階段的民主革命運動，使之更為強大有力，以期迅速達到掃清障礙之目的。

也許海外僑胞鑒於過去的教訓，對於目前國內的民主改革運動，仍不全然了解，甚至懷疑它是否會像過去的每次革命運動一樣，結果仍將變質，並且造成新的障礙。關於這一層，只要從一個基本問題上去觀察，就可以了然而冰釋於懷的。

過去歷次革命運動之所以失敗，變質，總的關鍵在於封建勢力的根本基礎沒有摧毀，因而封建的買辦的及其他反動勢力得以繼續結合，以此根本基礎為依據，奪取革命成果，排斥革命勢力，壓迫中國民主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成長，使中國至今猶陷於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地位，不得不再來一次所謂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這個根本基礎是什麼呢？就是一切反動勢力所寄託的封建的土地剝削制度。

封建的土地剝削制度一天存在，在經濟方面，中國便要永遠停滯在農業社會的階段，不能向現代化工業化的目標前進，封建勢力與帝國主義互相勾結謀殺中國的結果，非但使中國沒有一個資本主義性的輝煌前途，而且會整個破產，最後淪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在政治方面，封建勢力一定要模仿法西斯專制的作風，集一切的反動橫暴之大成，同時因其本身的脆弱性，又必然要投降帝國主義，藉帝國主義之力來鎮壓自己的同胞，維持歷史上最後的一次封建統治，這時全國人民之備受壓迫，絕無自由，要比任何封建時

與土地改革

南孟

代及往日法西斯國家爲甚。

所以，中國近數十年來的革命運動，始終以反封建爲第一目標，而其最徹底與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消滅封建的土地剝削制度，解決數千年來不知爲它流了多少熱血的土地問題。過去，反封建這個歷史的任務，其所以始終是一句空洞的口號，未見實際的效果，封建勢力其所以愈遭反對愈趨強硬，至今還在肆其餘虐，瘋狂掙扎，就是沒有貫徹土地改革的要求，從根本上解決封建反動的統治，斬草除根，乾乾淨淨的把它消滅。

中國人民，人民的軍隊與革命的政黨，以及一切民主人士，都懂得這個教訓，已經知道不再蹈過去的覆轍，堅決的要從根本上來消滅封建基礎，解決土地問題。這就可以保證革命不會變質，新的障礙不會再有了。

當然，這樣的不足以說明何新的障礙不會再有，民主革命事業何以不至於再發生質的變化，我們還要進一步從土地改革的具體內容去了解這些問題。

土地改革諸問題

首先要弄清楚的，是中國需要進行土地改革之目的在那裡。

上面說過，土地改革的目的在根絕封建制度的基礎，掃除新中國建設的障礙。但這只是消極的一面。須知改革土地之最積極的目的最偉大的意義，是要奠定新中國的根基，一新中國的面目

，在中國乃至世界的歷史上創出一個新的紀元。

所謂新的中國又是一副什麼樣的面目呢？人所共知：她在政治上的表現是民主化，在經濟的做法是工業化和現代化。土地改革，便是這種政治經濟的基礎和先決條件。因爲封建的土地制度，使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沒有土地，無法生活，在地主殘酷的剝削之下，農民的購買力與生產力急速降低，農村經濟完全破產，農民束縛於落後的土地關係上爲牛爲馬，永不能得到解放，影響所及，是走上繁榮之路所必需的資本無由積蓄，城市工業無法建立，更談不到發展。地主資本是不向工商資本轉化的。它反而和官僚資本，買辦資本與商業高利貸資本互相結合，成爲帝國主義的附庸與工具，執行絞殺人民及出賣民族的任務。反之，要是農民分得土地，從封建的土地關係中得解放，封建勢力要失其依據，中國的民主政治與經濟建設，便有燦爛的前途。

其次，要弄清楚的土地改革是否能夠達到建設新中國的全部任務。

我們調強土地改革爲全盤革新的基礎與前提，是對的，但土地實行改革之後，並不就是一切建設的完成。中國要工業化和現代化，其具體意義就是一面要發展工商業，發展資本主義，一面要完成漸進於未來理想社會的過渡階段，而不陷於資本主義國家的覆轍。更明白的說：中國不需要走英美帝國主義國家的舊路，而是要向近代民主國家迎頭趕上，而又按照半殖民地社會的經濟情況實際要求，努力發展民族資本，使中國的工商業在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基礎之上，獲得無限的繁榮和壯大。

所以，一面是改革土地，一面是發展工商業，二者並重，才能完成建設新中國的任務，所謂新中國才有其實際的力量與明確的意義。

在發展工商業的要求上，華僑資本的作用和在務是非常重要的。

再其次，要弄清楚的是中國需要怎樣的一種土地改革。

從上述各節中，我們已可得到幾個這樣概念

- (一) 實行土地改革的重要關鍵是消滅封建剝削。
- (二) 農民需要分得土地。
- (三) 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必須廢除，即地主這個剝削階級必須消滅，但還不妨容地主生存的權利。
- (四) 土地改革之目的在發展工商業，故工商業者必然得到保障。
- (五) 由於中國還是一個半殖民地，需要發展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所以，土地以及一切財產的私有制度，還不能廢除，只要平均和擴大私有制度的階層範圍，即今後的私有制度，不是少數人的私有制度，而是多數人的私有制度，尤以土地的私有爲然。所以，這是繁榮私有制度，而不是把它消滅。

中國所需要的就是上述這樣的一種土地改革。這種改革，完全符合中山先生「平均地權」的理想與「耕者有其田」的原則，可說是「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土地改革與華僑投資

「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已經由中共公佈的「中國土地法大綱」原則地規定出來了。而且中國的廣大地域已經在實行或將要實行了。除了中山先生的叛徒——反動統治者不會同意之外，中國人民與各黨派人士（包括革命的國民黨員在內）在原則上都表示贊同。海外僑胞爲其切身的利害與國家民族的利害打算，想必也是歡迎的。何以見得呢？

第一，僑胞可以分得土地。我們知道，大多

數的僑胞是窮苦出身，沒有寸土的，僑胞留在國內的眷屬，全靠僑匯以維持生活。分得土地之後，生活當然還可以進一步的改善。

第二，與土地改革同時並重的是發展工商業，民主政府當然首先歡迎僑胞回國投資，因為僑資是真正的民族資本。且國內民族資本的積蓄，數目有限，加上反動集團的榨取掠奪破壞摧殘，更已日就衰微，將來建設，除了吸收外資，主要的還是華僑資本。所以說僑資將來必然是建設新中國的主力。

第三，今後的僑胞投資，在政治上有絕對保障的。土地改革的完成，在政治上就是民主革命的勝利，相反的一方面，就是反動獨裁統治的推翻，是封建集團的消滅，那個時候，以剝削掠奪及賣國投降為專業的豪門、地主、買辦、軍閥統統倒下去了，他們的政治，經濟地位完全喪失了。代之而興的是人民的政權，是民主黨派與人民代表的政府，所有真正的民族資本家，愛國僑胞，都有其應得的權利和地位，他們要變成主人翁之一份子，而不再是被迫壓者了。這樣的政權和府政，必定會照顧到各方面的利益，尤其是工商業的利益，不容侵犯，而有合法合理的保護。像獨裁政府過去那些專門摧殘工商業的經濟政策，貿易政策，外匯政策，財政政策，是不會再重現了！

第四，土地改革完成之後的中國，必然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因而僑胞對於工商業的投資，必定同樣獲得絕對的保證。農民分得土地之後，生產的熱忱無疑的會大大提高，生產力與購買力的發展強大，是其應有的結果，加上政府以全力進行建設，對工商業必多方予以提攜扶植，於是農村繁榮了，整個社會經濟也生氣勃勃起來了，工商業所賴以支持發展的原料市場，消費市場，資本，都有了！華僑資本不但找到了一條合理的出路，而且有了無限繁榮的遠景。

傅作義和白崇禧

李樹政

由於劉伯誠將軍在大別山地區建立起基地之後，華中戰局全面改觀，因為大別山位置在黃河長江上下和平漢津浦鐵路之間所劃成的這一四萬塊地區的中心，所以東北角上的濟南和徐州，西北角上的洛陽和潼關，西南角上的武漢，東南角上的京滬，都全部受了嚴重的威脅，形成了心腹的大患，蔣主席爲了此事關係「聖朝」安危，乃成立了個「中」——豫皖蘇湘鄂贛——的六省聯防機構，由白崇禧將軍統一指揮，主要是佈置圍攻大別山和肅清華中共產軍，但是從政府對於華中戰略的決定是「集中兵力固守大據點和加強地方武力，建立第二防綫」來說，從各戰場上抽出第一線兵力來圍攻大別山的話，就不免有割肉醫瘡，顧此失彼之感，至於加強地方武力一點，似乎更是談何容易，因爲不止是給套上裝備上有困難，怕的是「地方軍隊」到是政府不敢輕易放心的，而且這一次經過了中共的土地改革以後的地區，大多數農民都已經武裝起來，爲着保衛自己分得土地而戰了，誰還肯拿起刀來砍自己的頭呢？可是白將軍素有「小諸葛」的雅號滿腹「妙計」，且寂寞多年，一旦重握兵權，自當鞠躬盡瘁才能報答朝廷的恩典，於是分兵三路由六安，太湖，信陽進攻大別山區，親赴信陽督戰，已經進入了山區的幾個縣城，但是這幾座城市是共產軍先已退出了的空城，於是官方的報紙會大大宣傳一番，說圍攻大別山的勝利和劉伯誠想突圍入川的消息，但這在明眼人看來是有問題的，因爲在共產軍的戰畧作戰中，如膠東烟台之戰沂蒙作戰，形成平漢路東西兩面受迫的態勢，陳毅將山區之戰等都是有計劃的先撤退出若干城市，來吸引和分散敵軍的兵力，然後才各個吃掉，這已經是有不少的例子，怕的是當國軍進入山區的時候，便是掉在泥沼裏頭的時候，而且在這一個錯綜複雜的戰場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陳毅和陳賡左右兩翼的配合行動，據這幾日的電訊，劉伯誠將軍的主力已經經柳林越過平漢鐵路，另在襄陽廿里左右的鷄公山也已經發現先頭部隊，陳賡將軍所部則由豫南伏牛山區的方城泌陽南下，直指襄樊，正配合着劉伯誠將軍的部隊在平汧路兩側

第五，民主改革之後的中國，在國際間一定要恢復光榮的地位，取得有力的發言權，受到各國的尊敬與重視。中國決不再是帝國主義的尾巴，仍舊做別人的奴隸，受他人的欺侮。我們將以平等的地位與任何國家打交道，任何國家也必須以平等的地位對待。這樣，我們的同胞便不至於再受他國的壓迫，歧視，僑胞在外所經營的工商業必有合理的保障。

第六，在遼東，中國民主改革的勝利，也就是各弱小民族的勝利，中國革命的成功，必定影響各弱小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加速完成。將來這些國家必與中國互相提携，共圖發展，海外僑胞與各國人民會完全溝通起來，相互了解，重新認識，僑胞不會再被弱小民族看成某些帝國主義的代理或工具，也不是弱小民族的競爭者或壓迫者。那個時候，只有互相幫助，不會互相排擠。僑胞在各弱小國家固有的工商業地位，也就不會搖動，沒落，反而更鞏固更繁榮起來，因為那個時候，帝國主義的壓迫與殖民地人民的仇視都沒有了。但中國如果不因土地改革及民主革命的成功而臻於富強，僑胞的處境是永遠不能改善的。這樣說來，土地改革與僑胞的關係是太密切了。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告投稿諸君

壹·歡迎外稿。
貳·請用稿紙，勿寫兩面，並懇將字寫正一些，勿過於潦草。
參·來稿不願刪改者，請先聲明。
肆·不用稿件可退還。
伍·請註明真實姓名地址。

軍已完全失去利用關海線東西機動的便利，還便使共軍在大河上下有了行動的餘裕，同時把冀豫平原聯成了一片，這對於大別山區和華北地區都是更其有利的形勢。總之江淮河漢之間的大戰正在開始，前途發展如何，未可逆料，而且照目前的形勢來看，大別山區仍還不是決戰的戰場，國軍的攻勢亦僅是「防禦的攻勢」而已。所以現在官方宣傳劉伯誠所部企圖突圍入川，實在未免言之過早了。

此外華北的平，津，保三角地帶上，自石家莊一戰，國軍又損失了兩萬多人和驚人數量的物資，因為石家莊在戰時地位的重要性，牽動整個華北起了動搖，蔣主席為此也曾飛赴北平又召開了一個軍事會議，成立了一個華北五省——晉，冀，察，綏——聯防作戰機構，由傅作義將軍兼任總司令並計劃如何確保華北，控制平綏，北甯兩條幹線以保持華北和東北的走廊，這次最高當局為什麼會屬意這位什牌將軍呢？因為是在目前華北將領裏面算是祇有他是唯一的保留有一部兵力，因此便看中了這一付資本還可以下個賭注，但是傅作義是否願意拿有限的兵力去孤注一擲呢？祇看他願不願把察哈爾的部份兵力調到平津來增援。怕分散了兵力要兩頭「是挨打」，像這樣子捉襟見肘不敷分配的情形，首先要打自己的算盤，保存一部實力為將來討價還價時的資本了，從這次華北和華中兩大戰場都起用非中央嫡系的將領來說在用兵之際，撤換大將，原為兵家所忌，又既非嫡系自然各懷鬼胎，而白崇禧所指揮的華中部

隊，又是七拼八湊起來的，美使館人員說「白氏有其不可告人之企圖，而斷然受命，想利用此千載一時之機會，復興桂系軍力」又是為着自己打算盤的了。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膠東戰場形勢起了新的變化，共軍最近在萊陽濰縣兩地擊退國軍進剿，現在國軍在這兩場上如烟台，威海衛等都已因處一隅，落得祇有等待「挨打」的機會。

東北共軍的秋季攻勢以後，目前似乎平靜得很，但是另一個攻勢，正在準備當中，東北共軍正在大規模的訓練，同時國軍因保定告危，又從東北抽調部隊赴援，所以東北共軍的攻勢會隨時捲土重來的，在這個風雪的北方平原才是最好的決鬥戰場。

接下十七頁（我好像害了一場腸熱病）

譯員翻譯給他聽，那可怕的印度人笑了！把手揮揮叫我「鬆」。

未考的時候我的全身冰凍，考完了是周身如焚，溫度一百零五！十足害了一場腸熱症！這就是高度的「科學的」考試制度了！

到晚上五點鐘才拖着個軟洋洋的身體回來，這時候，心裏比考試前還難受，究竟能不能呢？頸外動脈是不是答錯了……？這些問題像似咬着我的感覺神經，我只好苦笑一次——不是我還憶憶着那新中國的托兒所，那畢業以後後回到那翻身的土地從新建立起我所渴望的醫院的滋味，我真的再沒有勇氣支持得起這種生活了。

傅作義之飛黃騰達史

小樵

傅氏平生有幾種長處，一為善於表功，一為心懷巨測；一為善於流淚，一為似貌威嚴。

傅作義字宜生，山西榮河人，保定軍官學校第五期畢業生，他是閻錫山舊屬，與商震同樣勾通外力，遺棄故主，先後跳槽。此公與商震手法不同，然皆使風煽殘年之閻錫山傷心快喪，有苦難言。二十年來今上蔣公對輾轉收買分拆之妙計，表現於傅氏之風雲際會以至飛黃騰達，可為具體之說明。其中曲折微妙，有追溯前事之必要焉。

閻錫山統治山西三十載，對外閉關自守，不預外事，對內利祿籠絡部屬，更以白麵，海洛英等毒品獎勵部下吸食，使麻醉銷沉。傅氏在閻氏及張作霖羽翼上，屢遷至師長。民國三年張作霖率軍入關，曹錕，吳佩孚失敗，閻氏會被牽及，打破閉關政策，出師援救曹錕。吸毒之晉軍，不堪一擊，倉惶引退。時傅氏率部守琢州，掩護退却，為奉軍少帥張學良率部圍困，傅氏困守

月餘，外援已絕，乃由張派人往說獻城，傅依約獻城，退回晉境。此役之後閻氏頓倚重之。十四年馮國璋之戰傅氏守大同拒馮軍，免於失陷，又負盛譽。晉軍中聲望之重除商震外，無出其右。民國十七年北伐軍抵達北平，奉軍退出關外易職，全國粗告統一，閻氏派商震率軍入駐河北。十八年商震任河北省府主席，受蔣公特殊知遇，漸形與閻氏疏貳，閻設謀調商震返晉，旋冷遇之。商震憤然跳槽，入蔣公幕下。自是閻氏寒心，不輕於信任晉省五台縣以外之人物，傅氏於此時漸入冷落，居常抑鬱。閻氏為防傅再蹈商震覆轍，不敢重用。「九一八」後日本扶翼漢奸溥儀在綏成立自治政府，形勢日緊。傅於此時任綏遠省主席，傅志以為護防晉北可保無虞。而傅則以終屬晉人離下，酒後耳熱，感懷身世，涕淚縱橫。親信某自言與陳誠有舊，獻計結納陳誠，固寵中央，謀日後出路，傅深聽之，即促前往，某往返數次，情勢日佳，不久之後有一綏遠抗戰「奇跡」克復百靈廟，喧騰海內，屈處睡之傅作義，突變為抗日英雄，時民國二十四年閻事也。

抗戰以後，閻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日軍入晉，如摧朽拉枯，全省戒嚴，閻召回傅守太原，任城防司令，傅慷慨受命，誓與城共存亡。不料敵軍未到太原，城內起火，未經激戰，太原遂以失陷。傅此時逃出太原，見閻時羞憤交集，不覺雪涕。旋奉命駐守綏西，並由中央電令閻氏分兵歸傅統率，閻倉卒聞無能為計，允給一旅予傅統率赴綏西，傅將心一橫，將閻部董其武一師，孫蘭峰一旅，一個補充師，二個砲兵團及四個騎兵團掃帚帶走，遺書告別，備極婉轉，諷刺之至。閻受此悶棍，欲哭無淚，忿極，致電蔣公痛陳傅罪，執意「殺孫升木」者即所投訴之人，嗚呼曹空，徒呼負負已耳。

氏赴綏西之後，另立爐灶，所謂晉綏軍，事實上是不相統屬而且為對立之兩部軍隊。廿八年冬日敵攻綏西，傅倉惶引退，一奔臨河，再奔陝西，驚魂未定時接到五原電報稱，一位不及逃的團長，乘虛而入，於是傅氏便連在三百里外寧夏邊境發出電報，「親自苦戰，收復五原」。時抗戰士氣消沉，每戰必逃，從未收復一城市，中

央為激勵士氣起見，將差就錯，表揚其功，獎予青天白日勳章，此與南京淪陷後獎粵軍林偉鳴以青天章同為陳誠手筆，蓋用以愧死地後隻身逃過之將領也。民國二十九年閻傅任為第十二戰區司令長官，仍駐綏西。得中央特許成立訓練班，又在陝西附近由「軍統」與美軍台辦「中美技術訓練團」，訓練幹部使用美國武器與各種技術，並不時予以接濟及補充。凡此種種都是蔣公深謀遠慮準備內戰之機密行動，蓋欲藉傅屏障綏、察以遏止中共之發展也。

在抗戰中傅氏除經手失太原，及歸綏，包頭等重慶城市之外，在綏西陝西坐吃足七年，與敵相安無事。雖則如此，但對於內戰却不能忘懷。抗戰後期，擲首綏西，準備內戰。收編綏西鄭友三，郭長清等匪首，組織新五騎兵縱隊，不時向中共大青山軍隊進攻，造成內戰之先聲。

日本投降之後，傅氏由陝西趕回綏，包。與偽軍李守信，王英等部相勾結，拒絕中共賀龍部入綏，察，放出內戰第一槍，傅於此時致電毛澤東氏，要求停戰，表示要解甲歸田，惺惺作態，令人齒冷。此後進攻中共部隊，解大同之圍，更於去歲進攻張家口並佔領之，國民

美國顧問團的目的

遠星 (訊通京南)

魯克斯為首的美國軍事顧問團，成立於去年六月十四日貝爾納斯將軍軍事援法案，提交美參院之後，雖然，迄未經美國國會通過，但這一年半以來，在總統戰時緊急權力下的活動，却已經把南京政府統治中的半個黑暗的中國，毫不費力的裝進了山姆叔叔的口袋。

訓練和裝備美式的國軍，這是美軍顧問團主要的工作。過去的一年半的內戰中，國民黨完全接受美國訓練和武裝配備的二十二個軍五十七個師七十萬零七千二百人，和部份美化的第十六、十五、九十、一百四軍已打得落花流水了，現在為了補充這支反共軍，又正在着手進行，在南京，重慶，武漢，開辦裝備廿個旅的計劃，以配合實現魏德邁訪華時留下的十年內在台灣訓練二百萬軍官的幻想。這一次魯克斯飛臨之後，南京，重慶，武漢，開辦四個督訓處已在籌備，台灣的訓練亦已開始進行，並且馬歇爾十一月中旬聲明中所透露的美軍官一千人已在各地隊參加中國內戰的消息，也得到了確實的證實。

美軍顧問團直接控制下的軍事訓練機構，最近美方透露計有海軍訓練學校一所，在青島，每三個月可以訓練出一千多人。空軍訓練學校五所，其中空軍軍官學校在杭州，空軍參謀學校在南京，空軍訓練學校分設成都，昆明和漢口。傘兵學校四所分設於南京，昆明，衡陽，廣州。機械化學校二所一設徐州，一設昆明。國防研究院一所在南京。新式軍事學校一所在漢口。此外還有二十二個軍事訓練學校及步兵訓練學校，炮兵訓練學校，工程訓練學校，信號訓練學校，中美特務訓練團，中美合作軍隊訓練學校，中美混合空軍訓練學校，參謀訓練學校等等。

在這種顧問制度之下，中國已正式成為了美國的軍事基地，跟關島，日本，朝鮮，琉球，馬尼拉，配合構成了美國太平洋上包圍蘇聯

黨即於其次日宣佈單獨召開國大，通過憲法，造成今日嚴重而不可收拾之內戰。

傅氏生平有兩種長處，一為善於表功，一為善於流淚。其表功方式為口不實功，以退為進，暗中却找人宣傳功績，造成輿論。另外則相繼表演，揮灑出頭，大言炎炎，駭世降俗。如克復五原，在抗戰諸將皆棄地逃避時，彼獨誦報戰功，

伺隙邀功，不同凡俗。進攻綏，察時，明知是受蔣公鈞旨，偏要來一封通電，要求毛澤東停息內戰，自願解甲歸田，凡此皆故作駭世驚俗之舉，以表其功。傅氏似感誠心，懷叵測，喜作悲憤填胸，握拳揮空，臨風洒淚之狀。琢州解圍回晉，閻氏宴於晉省，各長官俱在，席間揮淚遺及傷亡之苦，一座肅然。抗戰時太原失守，一見閻面，即席痛哭。

哭。每女慰問傷兵，必然流淚急喉泣嗚咽，為傅所長，至於何來一付魚眼淚，則有待於日後之考證焉。

傅與陳誠最稱相得，除同為保定出身及北方將領中才具獨優見知於陳誠外，能抽出閻錫山隊伍，歸附中央，作內戰之用，更為蔣公所樂意收養。三十年閻傅氏由綏飛重慶，親見蔣公談及晉級狀況，傅痛哭晉軍腐敗，不特難以抗日，防共

的軍事基地。中國的基地已被政府出賣的計有「海軍基地」青島，高雄，基隆，黃埔，塘沽，榆林港（海南島）等，空軍的基地計有迪化，蘭州，天水，西安，昆明，成都等，海軍訓練基地則有南京，漢口，韶關，成都，蘇州，衡陽等等，廣大的中國領土，都染上了美國人手上的血污，跟在南京的紫金山頂，瞻望受難的祖國，在美軍顧問團的手下那兒還有一塊乾淨的土地？

美軍顧問團的人數，據馬歇爾今年四月在莫斯科的報告陸軍方面全體參謀人員及官兵計：顧問團七百五十人，守衛辦事處及財產士兵，三百五十一人；空運隊一百六十人；死亡調查隊，九十四人；其他一百五十二人，共一千五百一十人。海軍方面全體參謀人員及官兵計：顧問團一百二十八人；氣象人員，一千零四十三人；共一千一百一十一人。另美海軍陸軍隊：戰鬥步兵一千六百三十六人；戰鬥空軍，四百九十九人，參謀人員官兵，二千三百六十四人；共三千四百九十九人。公開的數字一千八百八十人，最近幾個月經過美眾院軍事考察小組，魏德邁，布立特德德……等人的來華考察，南京和華盛頓又已擬定擴大的計劃。

美軍顧問團，因中國作戰以陸軍為主，所以陸軍方面也成就了該團的重心，由魯克斯直接負責，經過一年半的時間，顧問的權力已由國防部擴到指揮到團的單位；海軍顧問團的團長是摩里，在他的策劃下不僅已全部訓練裝備了中國的海軍而且每一條軍艦都派了美國的顧問。空軍顧問團長是湯麻斯，在他的指導之下美化全部的中國空軍，並且在每一個空團的中隊裡都派了美國的顧問。在這種組織下，中國的陸海空軍的指揮已經早落入了美國人的手中。

亦難勝任，並陳另備實力，報效中樞之意，蔣深避之，囑好自為之。傅得而論回綏，營謀內戰，蓋有所自也。陳誠任東北行營主任後，即調傅部馳援東北，窮邊苦戰，累無顧惜者，蓋感陳知遇之恩。最近且代替李宗仁，孫連仲，上官雲相等於任華北五省剿匪總司令，飛黃騰達之內戰英雄，請看其後果。

十二月五日

太平山傳奇

魯丙

——香港特寫

却說「香港地」乃是一個鹹水之埠，此地華洋雜處，古靈精怪，無奇不有，「國際女郎」竟能「阻街」，「上海小姐」可供「招徠」，黨官老爺到此地「如要」大發官威，醉酒水兵上了岸「乃可」出其打手，新娘戴鳳冠而坐「的士」稱之曰半封建，半殖民地，賊公半路裏剪徑，美其名曰「罰死牛」，那正是：

有聲有色，又香又臭。

欲知詳情如何，且聽在下慢慢道來。

第一回：

害死人宋子文爺士一聲 行衰運楊仲理被騙十萬

且說上月廿七日宋子文來到香港，一時香港的聞漢們都去碼頭上去看看這個「財神」究竟是什麼模樣，這風聲傳到一些騙子的耳裏，他們便商量商量，想出一個騙局來。第二日下午，廣東省銀行的經理楊仲理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自稱為宋子文，說急需十萬元應用，問庫存有沒有這筆銀款，那姓楊的聽見宋子文的大名，一時慌得手腳都亂了，那里還有暇去分辨真假，只曉得連聲應道：「是是是！」剛放下電話不久，便有一個穿西裝的翩翩少年，坐了汽車，直入經理室找人，那人自稱是宋氏家將，名叫宋政良，是奉「主席」命前來提款的。楊經理便客客氣氣的招呼他坐下，將信來看，裏面書明取款十萬元，並蓋有宋氏私章，那經理看了，沉吟不語，心想，這事好令人難做，這樣取款是不合手續的，可是如果

真的是老宋的事，那個敢誤他，只得拿了信到經理陳葆靈那裏商量，姓陳的說：「那有這樣做事的道理，我不主張給他！」旁邊却有一個高級職員道：「哎！你們不曉得老宋的厲害，前時在廣州有一次他要提港紙，省行曾經以為手續麻煩延誤了一些時光，便給他臭罵一頓，這老頭子是惹不得的，還是趕快奉送為妙！」楊經理一時沒了主意，便打電話到宋公館裏查問，剛巧老宋不在，那宋政良說，他現在在某公館，電話是××號，你問他好了，楊經理果然再打電話去問，「你不是宋子文？」那姓宋的答道：「Y E S S」，又問是不是已經派人來拿錢，那邊又答道：「Y E S S」，之後就截了線，經理心想苦也，却不敢再問，只好雙手把錢送到宋政良的手裏，不送猶可，這一送，有分教：

大匪徒入虎穴得虎子，失現經理既撤職又查辦！

這皆是宋子文平日的「官威」弄出來的結果來。那些官兒們弄出來的笑話，真是一言難盡，這且按下不提，且待在下道出第二件事來。

第二回：

婆娘稱「小姐」皆因廣事招徠 女郎疑「阻街」其實冤枉好人

且說這個鹹水埠頭，許多人是閒得慌，「口裏淡出鳥來」，要找我一些有「刺激」性的事來消遣一下，才不會悶死的。所以許多雞巴大的事情，只要有一點兒噱頭，也就有人推風作浪，擴大宣

傳，「小姐」問題便是一個例：早些時香港幾個婆娘穿了游泳衣給人家選，選出一個「小姐」吳丹鳳，結果便是要越和越的「先生」區某人離婚，先生不把女人當作人看，婆娘不把自己看成一個人，黃色新聞記者便借了這件事大吹大擂一番，撈些吃飯的本錢，正當香港小姐的事情逐漸冷下來了，人們看得膩了的時候，却又接濟從上海飛來了一個「小姐」給香港人過過癮，這小姐是趕來香港拍戲的，她的標準丈夫看得不順眼，也趕着到香港交涉，兩口子見了面不覺幾個鐘頭，在淺水灣酒店大打特打起來，新聞記者趕着湊熱鬧，男的說女的出風頭，「好動」，女的說男的「打了你，第二天就陪你買大衣，送東西陪禮」。斯斯文文的「姑爺」要對太太「享以老拳」令很多人反感，但太太們這樣就算自由獨立了，那真是天曉得，倒是老希們吃過晚飯，談些淫僻的事情撩人散悶來消閒的時候，這些便是重要的話題。

香港還有一種女人名為「阻街女郎」，這乃是妓女的代名詞，香港政府拘捕娼妓，其罪名曰「阻街」，因為在灣仔彌頓球場和中環畢打街一帶，晚上都有許多賣肉的站立街頭拉客，法律無形中是保障了嫖客而單方面限制娼妓，但這是題外話了，我這裏要說的只是那一次亂子，三個並不「阻街」的「女郎」（兩個護士和一位名乎其實的小姐）站在吉羅士打門口等朋友，却給警察誤認為阻街，要把他們捉將官里去，三小姐有口難辯，羞得兩頰飛紅，結果還是要問了口供才肯

放。這事情不單只是一次，有個過去曾任女教師的，穿了陰丹士林布的女人也給他們捉去，丈夫拿出結婚證書來保釋也還嚙嚙蘇蘇，這真氣壞了我們攬香港「歸還」的官太們，於是他們便開會「討論」了，結果，個個花枝招展的到了會場，却不知此會為何而開，都說：「我是聽見有東西吃才來的！」而這太太和那太太又因為「競選國代」，弄得爭風吃醋，開會沒有了下文，這倒把那些正經的女同胞氣死了，這且按下不提。却說正當香港大酒店裏的茶客們高談闊論，品判那個小姐誰香誰臭，那一個乳房大，那一個屁股高的時候，只見有一條漢子，忽忽忙忙的衝進來，大聲喝道：「你們這班傻瓜，還這麼沒出息，禍事來了！」大家聽見，都吃了一驚，一起圍住那漢子，問個端詳，他伸出兩個指頭，慢吞吞的說了出來。這一遭有分教——

烏男女欲仙欲死，九龍人愛國憂家！
欲知那人說出了什麼話，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九龍城拆屋居民淒慘 特派員飛京沒有下文

且說那一條大漢，衝入大酒店，對那些新聞記者說道：「不好了，英國政府又要拆九龍城的屋子拆除了！」

原來，九龍自清道光廿二年租借給英國以後，就有一筆糊塗賬拖下來，那九龍城內及龍津大道，本來還屬我國的實安縣屬領土，英方却聲明是她的擴張領土之一部，自此以後，便惹過不少次的煩惱。拆屋的命令，這也不算得破題兒第一遭，已經有過四次的歷史了，第一次是一九三三年，第二次在一九三四年，第三次在一九三九年，第四次是今年九月。這一次，是在十一月廿七

日，由香港工務局通知全城居民，限於十四日內遷出此地，否則不再通告，實行代拆，這一來，又弄得九龍城內兩千多居民好生焦急，打敗了日本，好不容易太平了，把心血重新建立了祖業，却又又要拆掉，這是明明白白的一條死路，所以在十二月一日，經過幾天的呼號奔走，居民們便假座龍津義學內成立了居民聯合大會，推出陳振州、劉子良、曾生那三個人做代表，並由代表選出朱沛府做主席，向廣東政府、香港外交特派員、香港政府各方面請願呼籲交涉，那特派員四日就飛到南京請示去，一直談到十日，還沒有消息，記者們去找他問情形，他却說病了。另一方面葛量洪却對特派員說：「非所欲也，吾不得已也！」英國駐華大使也說：「香港拆屋事祇為行政措施，他們完全沒有公衆衛生！」如此不讓，理當拆屋，施裕文先生其言也妙也哉。這里的居民急得滿頭大汗，那邊英方的態度似乎是老實不客氣，而我們的政府，却是「仍保持緘默態度」。直至我寫文章的時間為止，還沒有聽到什麼意見，而明天（十一日）却是拆屋通知的最後期限了，這正是：

急驚風逼着個慢郎中。

看官欲知香港政府究竟真的拆屋不，中國的「外交」究竟攬什麼「烏龍」且聽下期小的慢慢道來。
十二月十一日晨三時

編輯先生：

讀貴刊楊秀娟女士「漫話潮汕」一文，所云張允荃被槍決的消息，不確，查偽揭陽縣長張允荃被判死刑後，不服上訴，現在改判十三年徒刑，漢奸張允荃活了，各報均有登載。祝
紅魚謹上
十二月五日

三圳是蕉嶺縣的第二墟場，在招福鄉內。商業並不大，但却是一個烟賭林立的地區。在第六保一二甲內的坪子巷（又名老潤下的）共有劉秀文劉五云和劉覺民開設的烟館三間，他們的營業都極旺盛。劉覺民的烟館，最近被封了。事情的經過是這樣：十一月八日，縣府的緝私隊到了三圳，劉覺民的烟館被發覺了，便去捕捉烟犯，劉覺民當場被捕，但給他「神通廣大」鈔票一塞，當時就放走了，還有三個烟鬼，因帶不出錢，就給緝私隊抓到縣里去了。

蕉嶺三圳的烟賭

林 秋

至於賭博，那更是公開的罷了，那般賭徒，公然在坪子巷劉五云的空地上，搭架開賭，番攤桌每桌至少五台，「賭脚」多至有時多至十台，賭注至少萬元，百萬元的落幣（下賭）的也不少，因此賭到傾家蕩產，賣妻鬻子的，時有所聞。那些剛從南洋返國的「南洋客」，受毒最深！他如麻將、牌、劣子、四色、萬曆（以上都是賭具）等的賭館，却多得不可勝數，其中下注最大的，要算正文館，賴隆，梅記三家，其次就是重阿二館和鎮豐，再次的就是發通和致和館，還有三間是沒有店名的。他們所以敢這麼明目張胆，大吹大賭，自有歷任三圳的巡官做他們的背景，鍾任向他們的「保護費」，「營業稅」，番攤每桌每五萬元，賭館每家每月二三十萬不等，那些警兵還可以隨便借「零用錢」（另外勒索的茶水費），這些款，不是全數落巡官的腰包裏，縣府某職員和當地參議員都有分潤。

廈門選災

方木

又是黨團之爭

在廈門打算參加競選國大區域代表的，在國黨未發表該黨廈門候選人時候，本市有七八人準備乘此空襲。這七八人都是國民黨員，他們的準備，只是準備國民黨提他們的名而已。後來見到受提名是黃謙若，聯名的候選人，都知這國民黨的紅筆一團，不用民衆投票，此君之名早已登入國大代表名冊了。參加競選，徒得罪主子而已，於是紛紛聲明放棄。

詎料正當黃謙若熱得得意的當兒，一個旅菲歸僑陳榮芳不甘放棄，四出大肆活動。這個歸僑是同盟會會員，在國民黨中是元老，又是現任參政員，地位資格，都比黃謙若高，而不受提名，這實在是個謎。

原來黃謙若的後台是CC系，廈門的黨（國民黨）政權，都把持在該系手裡（橫行全市的便衣小組，又是他所主持的）而陳榮芳的靠山勵志社是軍統特務，手中捏的金是槍桿。在以槍桿與行政威力的交迫威脅下，廈門的民衆，將不知如何是好——雙方都開罪不得。則選災的第二次（第一次是市參議員競選）驟襲廈門，將比第一次更凶。

內閣的陰謀

黃謙若見陳榮芳勢不弱，是個只得敵，一時心忙意亂，揮首抓腦，「狗急跳牆」在中央日報上，把蔣介石密電：「……各地黨員，非經提

名，不准參加競選……」以頭號字披露。陳榮芳自以為是元老，覺得因此放棄競選，不但面子下不去，而且失掉往上爬的良機，索性一不作二不休，在特務所主持的報上（立人日報青年日報）發表：「總裁如有此項密電，市黨部自應妥慎辦理——密轉各候選人。今竟洩漏黨之秘密，以示威脅，不但予民衆以不良印象，且使國際對我國實行民主，發生懷疑，此種錯誤，深堪遺憾……」從這段既「委婉」又「含蓄」的話看來，則國民黨所實行的「民主」，是怎樣的把戲，不難想見啊！

在陳榮芳說出這話的同時，市上又發現一種名為廈市全體民衆公啓題為「黃謙若在廈十大罪狀，不配爲國大代表」的傳單。這十大罪狀大要是逼死人，縱漢奸，奪人產業，剝削工人，走私開賭等。

依常論判斷，印發傳單的，不是廈市全體民衆。沒槍桿做靠山，誰敢拚老虎鬚？雖不過是陳榮芳打擊對方的手段，但亦可見國民黨的家醜的一般。

筆者遇着個國民黨提名的農會候選人，姓林，廈門禾山區人，是個「耕田而食」的樸實農夫。廈門地政局長蘇宗文本來是參要加競選的，後來因上述的密電而放棄。廈區農會候選人，只這一個姓林的一人而已，只得一票，也是中選。只要國民黨一提名，該名早已登入國民黨名冊中了，不用老百姓的投票。

姓林的一家六口，都靠他拿鋤頭生活。他一字不識，國語又不懂。一聽到這消息，急得央人介紹去見那個放棄競選的蘇局長，說：「我什麼也不懂，到南京去，於國家一點也沒好處。而且農事停頓不得，蘇局長，你好心腸，還是你去。」但蘇宗文因格於「黨秘」，敬謝不敏地推掉了。

後來。各方面打聽：才知道是南京政府授意

福建省農會理事長林競忠的，要幾個地權投資的農夫，在國民黨代表大會中提議個民主場面，騙騙外國肥者的。林競忠同這姓林的，是同鄉同姓，如果把他當傀儡用，不致遭反對派的掣肘，所以向中央引薦了。

這個消息是因農會內部有些人不甘，憤而洩漏出來的。

在黃謙若歌功頌德的介紹文中，有個介紹人黃謙山是個已死了的南樂家，廈市某報以「黃謙若豫備到陰間去競選閻王」嘲笑他。

黃謙若怕登在報上的吹牛文章沒人看，派十多個專門「看頭」私娼的好漢，拿數十張印有玉照的名片，命令妓女向相好客人吹噓，投他一票，來滅殺陳榮芳的力量，可謂是別開生面的競選妙法。

「大選」剪影

每張選票須貼投票人的相片或蓋指模。各投票所大門均有憲兵把守，而場內懸掛短槍的流氓林立，各選票均須填上他們主子的名字，否則把你身份的姓名住址登記在手冊中，或馬上驅逐出場，不准投票。有些投票所的選民大譁，把流氓指交憲兵，而明天該輩流氓又出現於投票所，揚言再譁者必鑿以手槍，未投票選民，紛紛相戒棄權，投票所門可羅雀。

領票處發黃謙若名片，而大門口也在分發陳榮芳名片，有的選民看面目猙獰，耽耽監視的流氓，都不知該選何人是好，只得捏下手續請代書小姐隨便填上一個。

市府看到投票的人太少，不成樣子，命令各保甲長嚴促各選民投票。做小生意的選民，都像羔羊般被拉進投票所，一天生理又完了。

老太婆在投票所門口拿陳榮芳名片，請代書小姐在選票上寫名片上的名，代書小姐是市府派的，都清一色寫上黃謙若的名。有位識字的老太婆向其責問，被代書小姐「

呵婆長，呵婆短」敷衍過去，真是剛柔并施。有些選民說：投票場內滿是短槍比曹錕的一手短槍，一手鈔票的賄票更凶，連目前小便宜也沾不到。

三日來往投票不離寫的婦女居多，皆在選票上捏上指模，交由代書小姐填寫，她們連寫上的名字也不知道。

投票最少的是智識份子，最多的是黃謙若爪牙。在中心區投票所，第一日下午閉場時，有一好漢投下一百票，皆寫黃謙若的名。

鼓區選民智識水準最高，投票所亦最平靖，棄權的也最多，這區投票所是陳榮芳唯一勢力區，陳榮芳知道大勢已去，在報上發出：「根據全市各報所載，以暴力威脅選舉之事，層見迭出，大失民主精神。在此黨政權力及強迫壓迫之下，當選與否，實無足輕重，一切惟有聽其自然，謹此聲明，諸希亮察。」的悲鳴。

有一業小販選民，在美仁官投票所，請代書小姐在選票上代填陳榮芳名，被代書小姐改填黃謙若，與之理論，被監場好漢，賞以兩記耳光，趕出場外。

古城路投票所，第三日閉場時，有小汽車一輛，載來的好漢二名，向大門槍擊手槍二响，然後疾駛而去。

來廈參加美領館慶祝英皇儲伊利莎白婚典的英護航艦水兵，上岸白相，欲入投票所觀光，憲兵上前阻止，語言不通發生齟齬，市民圍上，欲襲以老拳，始狼狽而返，市民也知國醜不宜外揚。

今天——投票末日，有一羣扭着屁股的婦女，臂灣勾着一批舞客，到投票所投票。據說這是當局已把業已明令嚴禁的跳舞，開放三天為條之租米由三十六萬元四天内漲至五十八萬元，一般民衆，都以為這是大選禮物。

據市民民政科發表的統計，廈門選民合格者九五九一六人，投票的只三五〇〇〇人而已，約三分之一，這是消極的抗議。

代郵：方木先生：惠稿因篇幅關係，忍痛刪餘一部，至為抱歉，敬盼繼續惠稿。編者

雙斧齊下的中山政權

波跡

在全國到處鬧着民變的今天，中山當然不能例外。民變的起因正和其他地區一樣：是反抗征兵，征糧一切不合理的負擔而引起的，中山人民痛恨殘害人民的內戰，不願意充當統治階級的炮灰，與政府「萬事不如征兵急」的命令之下，貪官暴吏日夕登門追迫，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只好逃匿異鄉，以求苟安一時，但是政府的手段愈來愈兇，對逃匿的壯丁，多逮捕其家屬，沒收其財產，老百姓看見逃跑不是辦法，於是大家集結起來，用團體的力量去抗拒政府的迫害和剝削。因此民變一天大似一天。

這是在三個月前，中山二區的老百姓，為了反抗征兵征糧，提出一個有力的號召，呼籲全區的老百姓團結一致，起來反抗暴力并向統治階層作有力的警告，可是熱中於內戰，專靠內戰發財的魔鬼，對於人民的合理要求，不獨無意接納，反而變本加厲，催征愈急如星火，捕人抄家的事時有所聞。中山的老百姓在忍無可忍的情形下，乃於有利的地區如五桂山區，鳳凰山區等地，各地組織了或大或小的人民武裝。一個月前，二區人民武裝已發展至百餘人，在各鄉村活動，風聲傳到政府的耳裡，嚇得縣府派出武裝區區監督工作的指導員，個個都呆若木鷄，紛紛向當局告假或辭職。

中山縣府一向對於治安問題是絕對保守秘密的，可是不懂事的開明報却突然以顯赫的地位刊登一段「于八區解放軍登陸的消息，這一消息驚動人民，他們紛紛質問縣府，追問政府的處理辦法；本來這個消息是縣府知之在先的，但是他們害怕這一消息的宣揚，會刺激邑中的人心，故此秘而不宣，現在，却給開明日報宣露了，當局十分震怒，準備給開明報一個嚴厲的處罰，但是師出無名，恐招非議；只好亡羊補牢，規定今後所有邑中新聞山縣府統發。實行封鎖消息。

然而一件事實不會包得太久的，中山的治安有問題，還是孫縣長自己施政報告中吞吞吐吐的說出來，他說：「本縣治安，一向大致良好，惟最近五桂鳳凰山之殘餘奸匪，乘機時會，又復活動；」，這是孫縣長的說話，不過今天活動在五桂山區的並不是殘餘的好匪，而是新生的，正在蓬蓬勃勃發展着的人民自衛的武裝。

在中山，我們看見兩個力量消長的消長，一個是人民的力量，日漸增長；另一個是反人民的力量，由于內部的分裂，日多傾軋，逐步在消滅。中山的國民黨內部的明爭暗鬥在最近一次參議會會議上，可說已經達到了白熱化的階段。參議會裏面有失意派和勝利派的分野，所謂勝利派是指一般親近縣府，此次「選舉」獲得縣府支持的一派，這一派以鄭道實，屈仁則，李德聯為首；所謂失意派是指此次競選參議長落選的，這一派以鄭基池，蕭仇為首。失意派「競選」失敗後，滿肚牢騷，乃緊抓住縣府的痛腳，用力去刺。當糧科，稅捐處，人事室等在參議會報告工作時，反對派紛紛提出質問，此起彼伏，使被質問的幾無法應付，醜態百出，馬脚盡露，會議上失意派大唱勝利，老百姓則大叫：「妙哉！妙哉！」親縣府派不甘受辱，最近提議組織公務員聯誼社以相抗衡，要是這一組織成功，那兩派旗鼓相當，老百姓不怕沒有好戲看了。

國民黨的政權好壞一樑枯樹，人民反抗和它內部分裂是兩把利斧，朝夕在向它斬伐，在這風吹雨打的年頭，它還能夠苟延殘喘得多久呢！

暹羅政變中的華僑

庚如

政變後的第二天一起床，連忙翻報紙看，拿所有的華文報紙來比較。先看華僑日報，這是一向標榜「無黨無派」既屬國民黨又屬共產黨的報紙，標題是「愛國軍人集團昨日發動政變」。再看光華報，這是變披技津貼的報紙，果然消息特別靈通，一版全是政變新聞，句是「披技大元帥」而且聲明英國新聞處會往接洽，以後一切消息，他們供給英國新聞處轉播全世界，說的非常得意。

中原報——這個日本佔領時期落水，改組後一切穩重老練的報紙（和上海大公報的態度最相近），只是詳細的報導事實，不加任何評論。

正言日報上登載了「中國國民黨暹羅總支部告同志同胞書」，殺氣騰騰指出暹羅目前有些「匪徒」，既背叛中國，也無益於暹國，暹羅政府儘可「繩之於法」。這是曼谷的正式國民黨報，它的姊妹報紙——民聲日報因每日只銷五百多份而停刊後，這份報便完全代表國民黨的意見了。

翻開民主報紙——全民報和曼谷商報，記載特別謹慎，全民報的標題是「軍人集團發動政變，披技統率三軍乃比里變食隆出走」。在登載他們的宣言佈告時，也加以刪剪，只登出了大意。而且沒有任何的評論。

十日的光華報號外上說：「暹政府望李大使

約東中共份子李大使已應允云。

十二日報載，國民黨負責人黎立柔，陳魯木，黃民魂擲花籃謁見變披技，並致賀忱，談話極為融洽，武官卓獻書也訪問變披技，宏談很久，報紙還將談話時照像登了出來。

這一天，國民黨報說「此間左派人士現極恐慌，逃了，黃×遁了。」又說中共已將各種武器運至山巴。又說：「共黨在姊妹會開緊急會議，準備集中武裝以備萬一。」

十三日，真話報（中共機關報）的社長丘及和全民報總編輯訪問變披技軍警當局，聲明自己態度是尊重暹羅主權對政變不介入並提出三項問題。當局的回答是：（一）暹方並未照會李大使嚴加約束中共份子。（二）蔣方特務如有毆打左派華僑，暹方自當加以嚴懲。（三）反對蔣政府之華僑的權益亦受保護。

過了兩天，正言日報以「中共的不介入」為題目，寫了一篇社評。裏面說：「中共真是有天大本領，左右逢源，」但是，他提出幾件事情來證明中共和變食隆有勾結，請新政府注意。裏面有一件事是說：「為什麼變食隆不給任何華文報紙題字而獨給真話報題字呢？」

這些事情很有意思，我訪問了一些消息靈通人士，原來內幕是這樣的。

這次政變，國民黨前是不知道的，配合着魏德邁計劃，將來暹羅是要做流亡政府的基地的。因此南京派來了一個重要特務來執行，原定在政變同時就動手打擊左派華僑的，但那晚召集來的打手，總數不過三百人，而且講價要錢的很

兇，當時李某某極力反對，他的意思是政變未必一定成功，倘若失敗，則動手後怎樣下場？如果政變成功，則左派在我們手中逃不出去，何必急於動手。但因此引起大家的不愉快。

政變成功了。國民黨盼望新政權出面壓迫左派華僑，但變披技看到國民黨自己不肯出動，也就不感興趣；而內閣中的民主黨員，又多數是平日最討厭國民黨的人物，因此，雖然國民黨首要和特務在幾天後喝了幾杯酒，慶祝成功，結果卻什麼成績也做不出來。

後來黎立柔去南京了。卓獻書成天忙碌。而李大使卻面色蒼白，像生過一場大病一樣，所有訪問的客人見了他，都驚異於他半癡這樣多。但那些日子，他的為難痛苦是可以想見的。

但兩天後，大使館的簡務官却又發表了談話，鄭重否認大使在政變前知道內情，政變後早晨剛去旅行是原定計劃，並非臨時走開。但是，意猶未盡，這些否認的話，在僑胞看來，簡直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四

新開組成後，再三聲明保護華僑，甚至連變披技都宣佈時代不同了，今後要中暹親善，不久，教育部長宣佈限華校今年年底前立案，通融辦法可以照舊。

但是驚人的事件散佈了，許多華僑的三輪車夫被捕了，理由呢，這是很久以來的懸案，政府一向不許華僑踏三輪車的，只是一向通融而已，記者去訪問會標榜主張自由經濟的國務院長乃寬。他委婉的說，華僑有很多職業可做，何必腳踏三輪車呢？總算還好，被捕的車夫不久釋放了。政變已過去兩個星期了，曼谷市上照常的熱鬧，沒有甚麼動亂發生，以後呢？我們等待事實吧！

十一月廿三日。曼谷。

富貴人與老實話

富貴人愛粉飾，對於他們說老實話往往要大驚小怪。諷刺言行的不必說了，就是敘述眼前風物，如果不曉得傳粉添花，也難免被當做瞎鬧。

「翰府名談」裏有這樣一段記載：丘濬因為失意，流落到廣州。他送給太守的詩裏有「碧簪雙舞頭蒙布，黑面胡兒耳帶環」，「鳳凰樓市合，日上瘴雲紅」等句子。太守看了就大大不高興。實際上，這不過照實描寫出當地特殊風土罷了，老爺們看來，却成了冒瀆尊嚴的東西。老實話底難說竟到這地步地！

巴比塞底晚年

巴比塞是現代新人道主義底一員鬥士，晚年尤叫人有餘震滿天的感覺。二十六年冬，敵騎迫近杭州，我抱病逆錢塘江西上，到了蘭谿底女埠繼續停下脚來。在那裏偶然讀到法國一位老詩人紀念巴比塞的短文。他很贊賞巴比塞青年時期底感傷詩章，說是流泉幽咽的音樂。對於巴比塞晚年底作品和行爲，却婉曲地表示了他底歡惜。我一時壓抑不住自己底反感，就在枕上吟了一首絕句，結尾說：「詩豪怕問蒼生事，亦戀流泉少日聲」。

鼓樓詩話

東坡在瓊心境

惠洪和尚在「冷齋夜話」裏說：「余游儋耳，及見黎民，爲余言東坡無日不相從乞園蔬。……又調羹唐佐，唐佐不在，見其母。……余問母：『公否？』母曰：『然無奈何吟詩。』公嘗杖而至，問秀才何往。我言入村落未還。有包燈心紙，公以手拭開，書滿紙。囑曰：『秀才歸，當示之。』今尚在。余索讀之，醉墨欹傾，曰：『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額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汕頭新聞事業的末運

魚紅

汕頭新聞事業機關，計通訊社有十四餘家，目前銷行的報紙，計大報有星華日報，大光報，和平日報，嶺東民報，華僑日報，光明日報，建國日報，光華日報，華僑日報，商報九家，晚報有原子報，宇宙光，新聲報，南聲及天行報晚刊五家，地方復員後倒閉的報館，有新潮日報，青年日報，東江日報，導南報，華南報，正氣報六家。

汕頭這個二十萬人口的都市，有這樣十餘家報紙，原不算多，亦不算少。但因抗戰之後又逢內戰，汕頭一般人民，都陷於貧困的愁火中，購買力的低弱，是不必說的，在汕頭的市場上，便可以發見許多舖戶的門上有「各報止派，不負報費」的紙條，人民肚子飢餓問題要緊，看國民黨勢力範圍下的片面的新聞消息，到底還是件閒事或廢事。

汕頭的報紙，都是一些機關和特殊階級的傳聲筒。但許多的報館，都鬧着

經費的缺乏，開有的大報的總編輯，每月收入的薪水還不上國幣百萬元，真是可憐，可憐！至於記者的薪水，那更不必說了。

汕頭的報紙副刊，更是冷淡得很，我天天看到汕頭的報紙副刊上有一大堆偷拿自外埠的報紙副刊或雜誌中的文章。有時一篇無聊的閒文，却在各報副刊上先後登出，或在一個副刊上登過兩三次，現在各報的稿費大都在千字三五千元至一萬元之間。你如果坐手車到報館領稿費，你或許要餓肚子了。而且，汕頭有的報館是拖欠稿費或不發稿費的。

汕頭因爲近來物價的狂漲，致使報館的排字工人在生活上無法支持，排字工人聯合起來，要求加薪二倍，於三十六年十二月一日起罷工，汕頭的新聞事業，便陷於停頓的狀態了。

一九四七，十二，五，于汕頭。

★ ★ ★ ★ ★

詩聞

猶罵賊，嚼齒穿齦；額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這段小記，不祇是表現出東坡做人的風趣，而且有力地透露了他貶謫中的心境像這類軼事，比起普通傳記，或作品來，往往是更能够告訴我一個人的精神底實相的。

馬君武先生

馬君武先生，不要去論他在革命史上的功勳

，就中國現代學術上說，他也是一位不容忽視的人。連兩文天演論方面名著底移譯，就是他光輝的學績之一。詩歌雖然不是專行，但偶有抒寫也往往流傳衆口。早年所譯的拜倫「哀希臘歌」(本來是長詩「堂，黃」中的一部分)鬱鬱悲涼，到現在還是青年們愛讀的名篇。二十七年春，先生閒居桂林，住湖濱路。自題門口道：「卜居恰對好湖山。」那時候我剛巧在當地教書，去拜訪的念頭時常浮在心上，連「贊見詩」也做了出來。(記得有這樣兩句：「新智世傳天演論，快聽我愛拜翁詩」。)可是，未成事實却匆匆東下了。不久就驚聽到他老人家底訃音。前年我重到山城，黃昏中走過湖濱路，對着黯淡的湖山影，一種孤寂的氣氛包裹着我。我真有些懊悔了！

他其及愛戀·業職·活生

太太的肚子大了以後

梁志新

到香港兩個多月，好容易找到一份小學教師的職位；用血汗每月掙回一百二十五塊錢，總算是把「家小」安頓下來了。

「家庭計劃經濟」中的龐大預算案是房租五十塊，兩口子的伙食雜用，節省到連草紙也列入奢侈品的項目，七十五塊錢算是馬馬虎虎捱得過去。如此這般便渡過了大半年的日子，滿以為從此風調雨順，總算比在國內受那什麼督學，黨官，校長等等的烏氣來得舒服些。

誰料好景不常，晚飯的時候，淑貞忸怩地告訴我，她的身體已經起了「變化」，那些「東西」許久不見來了，聽了這話兒，我真個是一驚非同小可！照理，初生犢兒不怕虎，我們這慶年宵，個把孩子怕什麼？可是想起這幾個月來「捱」的滋味，那一筆預算倒不知該從那兒安排才好！有時候「阿Q」起來，便想着：若果是兩三年前，這些小錢我真不在乎，倒是嘗透了風浪的「我倆」現今却只有冷汗滿頭了。

但是這也沒奈何，結果一個月兩個月的日子過去，太太的肚子却老實不客氣的一天比一天大。我每天上課六小時，剛剛是從早上張開喉嚨一直到小少爺們叫「先生再會」才能罷休，四十多個學生的週記，算術，抄書，習字，歷史，地理的練習本子；平均每天是兩百本，拖着這一堆卷子，回到家裏便是軟棉棉的一個老頭子似的只想休息了，往時，太太身體好，白天工作完了，早就準備了我回來時的晚飯，安置好我休息的地方。現在，我是為「公」之後又要為「私」了，太太精神困倦，少不免只好自己到街市去買點東西回來煮，太太的胃口不好，少不免錢又要花多一點，弄點像樣的東西回來吃；人生幾何為太太服務也算得是光榮呵！我於是便常常陶醉在這些「溫柔鄉」裏，可是這位女士是「不離捨舉」的女士，有時候孩子似的啾啾啾的喜，要這要那，把個好好的丈夫使

用得見了三魂七魄，有一次是煮開水，大概的確是我太笨了吧，柴火稿來稿去也燃不起來，給太太埋怨了半個鐘頭，這一下子簡直把我這位大丈夫氣得七竅生烟，眼睛裏冒火來了，拍的一聲把個煤子摔在地上！罵道：「你這個不知足的女人！丈夫這樣辛苦，你沒有一點同情，反而要我來服侍你，你算對得我住！」結果，她就是委屈地嗚嗚的哭起來了，我是沒好氣的坐在那裏，好一會，她才抽動着眉頭，斷斷續續的對我說：「老新，是我的過失，我對不起你，來香港差不多一年，自己還沒有找到職業，是你一個人在辛苦……嗚嗚……我的脾氣這麼壞，媽縱慣我了，原諒我，老新！嗚嗚……」這麼一來，看這這受不起苦難的凄凉樣子，心又先軟了，於是和往常一樣賠罪，安慰，把話題扯到天邊去，結果又是倆口子都煩惱起來，坐在床上相抱流一番淚，哭一個痛快。

風平浪靜之後，於是又回復那甯靜單調的日子，我們是有同甘苦共患難的決心的，可是這一點點的苦就受不了，大家都是慚愧地把這同樣的事情輕輕地掩蓋住了——從來不算舊賬，日復想像這些可笑

的喜怒哀憤，我們今年才二十一歲，那些未來的日子多麼悠長，這小小的折磨算得什麼？

但是時光終於不等候人的行脚，九個月來了，太太的肚子挺起來像個大皮球，這番總是還掃一掃地像感覺到吃力了。而一筆不少的生產費也還沒有籌好！我只好厚着面皮去找校長，這位先生都挺起了和我太太差不多大的肚子，苦着臉說：「梁先生，的確沒有辦法，你看這一學期我們學校又要增添多少設備——」見鬼！二百五十個學生，每人學費收百五元，請九個教員，除了支薪水一個學期剩下三萬七百多，修整幾張書枱就說「用光了」！這就是香港所謂教育界名流！我做不出向他哀求的樣相，憤憤然跑開了！可是，「憤憤然」之後又將如何呢？這真是沒有辦法解決的難題呵！

還是共患難的人有一點義氣，幾個同事終于在經濟上和精神上却幫了我的忙，這就似乎是一個人能够生活下去的唯一熱力了？然而每個人都是一百二十五元，每個人都有一個很大的負擔，九個同事研究起來都是天涯淪落人，這又有什麼辦法？

而況，生產以後的日子將怎樣過下去，更是傷腦筋之至難道知識份子就只的這樣軟弱地被沉重的生活折磨到有倒下去一條路嗎？

★
★
★
★
★

我好像害了一場腸熱病

麗娜

早上三點鐘的時候，美玉用手指撥弄我的眼皮，我睜着不肯起床，她哭着說：「現在不起，等會兒又怪我們不叫醒你了！」沒奈何，只得打起精神，爬起身來。

梳洗完了，走入客廳一眼望去就覺得好笑，張曼青像一座活佛似的擡着「護病學」打瞌睡；那位可憐的「婆」陳雲琴（聽

的年紀太大了，我們給她這個綽號）臉紅紅的垂着紅腫的眼睛，喃喃不絕。可憐的記憶力真是太壞了，我們這些小姐們，平時聚在一起，談的是玻璃絲襪，海虎絨大褲，張小姐眼睛大，陳小姐腿子短，這一套，現在，都一股腦兒從腦袋裏飛光了！早上三點鐘爬起來讀書，八點半鐘就要考試了呢！

這是香港政府的護士初級考試，一年來的心血要在幾十分鐘之內決定命運，這是多麼「緊張」的事呵！我們的醫院這一次參加考試的護士生共八個，這就是八個準備上屠場的羔羊。

七點半鐘，護長在我們的面前

出現了，我抽了一口冷氣，心想：「糟了，要去了！她催促我們趕快預備，八個人一時手忙腳亂，趕快把筆記簿，書本等收拾好，亂糟糟的擠下樓下來。」

上醫院預備好的十字車的時候，護長和醫生祝願安慰我們說：「唔，唔，唔！考試之後坐巴士回來啦！」巴士（Bus）和巴士（Bus）及格的同音，我們露着牙齒說：「我們沒有『露』，謝謝你！」

八點一刻到了廣華醫院，坐在二樓的客廳裏，挨到九時左右，開始考了，一個護士在門口一號，二號，三號……的挨次叫着，叫一個號碼，我的心就像給鐵錘敲擊了一次，而且越敲越重，因為考了一個，延遲我被考的時間就少了一部份！

叫到「二〇五！二〇六！」的時候我登時全身冰凍，抖了起來。不自覺的腿子已經站直了。

一分鐘又一分鐘的時間已過去，壁鐘噹噹的敲了十一下。我正在凝神細聽，一聲嘹亮的聲音衝進我的耳朵來——「二七〇！」

「到！」我輕輕地在僵了的唇邊抖出一個聲音，隨後叫名的護士，用手指一招，我就跟着她下地下的會考處去。

我行到門口，呆呆地站在那裏。

會考處是一座不太小的房子，角落擺一張桌子，一個外國女人（是瑪麗醫院的護長）和廣華醫院的

女護長坐在那裏，屏風圍着病床，室內四周擺設着玻璃的，漆的，橡皮的，金屬的儀器，氣氛靜謐得像驗房裏似的！

「進來吧！」大概是那位中國護長的聲音。

我怯怯地提起沉重的脚步，不由自己的移到她的面前，西婦上下打量了我一眼。我感覺到她的眼光針也似的刺着我的面孔。

這是考口試和實習。

中國護長冷冷地開始發問道：「洗滌會陰部用的拉素成份怎樣？」

「百分之——」我的心在突突地跳，「糟了，一開始就是這樣不關重要的問題，我讀了三個月的書都沒有談到這一類鬼東西！但我立刻感覺到一定是成份太濃，連忙補充道：「至三百二十分一。」

「用加波力浸體溫計的成份呢？」

「四十分一。」

「浸指甲刷或布類呢？」

「四十分一和八十分一。」

「如果是沐浴用？」

「百六十分一！」

「尖銳器具怎樣消毒？」

「用紗布包裹放沸水中煮五分鐘……」

「為什麼要煮五分鐘？」

「太久了會爛的。」

之後問了一些病房儀器的消毒方法，血管鉗，注射器的洗滌法等，我戰戰兢兢的都答了。可憐見，這些東西都是「經典所無」，靠平時的注意得知的，那護長揮一揮手，對我說：「立刻佈置洗滌器械，舖一張心病床。」

我的全身細胞待着她的「立刻」緊張起來，我簡直是患了心臟收縮「症」！因為實習要考快，考準的，陳玉珍拿錯了一個小瓶就「肥佬」(Foil)的事實威脅着我，時間的規定是五分鐘，不能錯一星兒，天呵！

于是我手忙腳亂，全身旋轉着，旋轉着，東邊拿了腎形盆，西邊拿一塊披肩，還有漏斗，皮喉，舖滅菌巾……汗珠從額上滾下眼來，那裏還有心去措呀！弄好以後，心底裏嘆一口氣，看着她們。

那護長微笑着說：「你的導管拿錯了！」

我的心打一個突，因為用來放入口洗胃的喉子，我拿錯了洗肛門的喉子了，一陣火熱爬上我全身。

我只好找點理由來辯護說：「你說是用生理鹽溶液，要倒流的！」

護長把頭搖兩搖繼續叫我來，

考完實習之後，接着到另外一個房子考解剖，考生理衛生……問頸外動脈在那裏的時候，我不懂，把手放在頸邊，一個印度醫生再問：「中國人」搖搖頭，拍拍他的腦袋，我連忙改口道：「到大腦！」翻

(接上第七頁)

一條狗的「追求」

尚夢雲

我想我是應該休息一下的，一天八小時的「等因奉此」的科員工作，簡直把我累死了。把房子裏的東西清理一下之後，從床底下抽出那份香港的華商報，我就倒在床上看着。

門外忽然有剝啄之聲。
「誰呀？」我只好趕快把剛拿出來的報紙收好，我的心不知怎的却悸動起來了，這深夜，有誰還來找我呀？是這道小伙子吧？大概今晚又要來和我談個通宵也說不定，他的那一套道理，真的是談不完……

但是門外沒有回聲，我想，定是他又裝什麼鬼了：我輕輕地把門門拉開。

一個人鬼影也似的閃進來，把我嚇得一跳！

進來的人戴下頭上的帽子，笑嘻嘻地對我說：

「向小姐，你以為我是陳寶那小子吧？對不起，我可不是！」

定睛一看，原來是我們縣府裏的張科長，是他！

「……」我沒有回答。

「我可以在你的閨房裏坐下來和你談天麼？向小姐？」他傲慢又神氣地眨眨眼，故意這樣問我，其實他自己已經是不客氣的拉着椅子坐下了。

「張科長有什麼事情？」這深夜了……

「夜了？」他立刻看看表：「九點半，不算夜罷？」他若有深意地吃：吃地笑：「聽道說陳寶每一個

晚上都來到這里和你設計兩三點鐘才跑呢？」

說這種話，令人討厭極了，我聽得他的話裏藏着什麼意思。我正是對他說：「張科長，請你不要亂說！你有什么正經事，請乾脆說出來罷！」

「——正經事？阿也，你這小姑娘，其實我那里說過一句不正經的話？是的我此時來到此，不是準備跟說什麼不「正經」的東西，正是有正經事要對你說哩！」

「你說是了？」

「那你不要裝傻，我先問你，你有沒有讀過香港的華商報？」

「我聽了這話，立刻神經緊張起來！糟糕，怎麼這個鬼知道了！我只須硬着嘴，強自鎮靜的問道：「什麼華商報？我這兒那里有香港的報紙？」

「你私通奸匪！證據落在我的手裏了！」

他這種野蠻無理的態度，令我一下子楞住了，他見我沒有作聲，把臉一沉，說道：「老實告訴你，你是共產黨，我現在是奉縣長命來捕你的！」

這傢伙真把我氣壞了，我挺起身子，高聲叫道：「你怎麼含血噴人，捕吧！捕吧！」我將牙一咬，

「如果這就是證據，好，我的命放在你們這些狗的手裏！」

他却哈哈大笑，坐在椅子裏，說道：「向姑娘，可是，事情沒有這樣簡單，拘捕你是公事！我來找你，却是私事呢！」

「你們的公事就是私事！」

「不，捕你是一回事，但我對你，不會下手又是一件事。」他突然站起來，接近我道：「乖乖，我不是描花辣手，對自己所愛的人，那里有這樣不客氣！我親愛的雲，你看錯我了，我是來救你的！」

說着，他把手伸到我的腰旁，要把我摸起來！而且伸出一隻手來摸我的胸脯……

這大胆的，我恨極了，拍的一掌過去！

你這不知廉恥的東西！誰是你的愛人！哦：原來你是來威脅我的：你加我以罪名吧：我不怕你，你這狗！」

他摸着臉，半晌不作聲，好一會才冷笑道：「豈有此理，尚夢雲，不要太相信你自己的漂亮！自古紅顏多薄命呢！你該把這條心斬斷了！我現在老老實實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的陳寶，已經在我來之前一個鐘頭給逮捕了，如果要做小黨婦，隨你的便吧！可是做朋友，我應該通知你，他是明早三時半執行秘密槍決的？這是方才縣長和我商議決定的事，離現在還有五個鐘頭零三十五分鐘；你的陳寶就要完了，你，私通匪，本來是要一起逮捕的可是我的都希望你考慮；要就是嫁給我，要不就是跟你的阿寶——在天願為比翼鳥！」

天！有這麼可怕的消息？竟然已經遭了毒手！這是那來的話！一陣恐怖的血流立刻透過我全身，我好象跌在烈火裏給焚燒着了我要勉自鎮靜，但禁不住我的淚已經紛紛的流了下來，我把頭，不知從那兒來的勇氣，一把撕着他的衣服，嘶喊道：「你們殺了我吧！你們殺了我吧！」

「不要這樣高聲叫！」他喝道，似乎有一點不安的樣子，我撲上去扯住他！

這個禽獸，却一手將我推在地上，頭也不回的去了。走到門口，却轉過頭來對我說道：「我不怕你會飛出的！你自己想吧！」順手把門掩上。

我衝了出去，但立刻我就覺得是多餘的了，死亡威脅，已經來到我的面前，我的寶，他怎麼樣會有這的不幸啊？

我又進屋，又悲憤，又懊惱：我終於倒在床上嗚嗚的哭了起來，我受不住這種侮辱和凌辱！他們要把我乾脆打死好了！為什麼要

「你私通奸匪！證據落在我的手裏了！」

他這種野蠻無理的態度，令我一下子楞住了，他見我沒有作聲，把臉一沉，說道：「老實告訴你，你是共產黨，我現在是奉縣長命來捕你的！」

這傢伙真把我氣壞了，我挺起身子，高聲叫道：「你怎麼含血噴人，捕吧！捕吧！」我將牙一咬，

「如果這就是證據，好，我的命放在你們這些狗的手裏！」

他却哈哈大笑，坐在椅子裏，說道：「向姑娘，可是，事情沒有這樣簡單，拘捕你是公事！我來找你，却是私事呢！」

「你們的公事就是私事！」

華僑醫務所

奇難雜症筆診部

求診者：上海市長吳國楨
 症 狀：嚴懲「心理因素」症。
 診 斷：查該病夫與某自遭殃銀
 行將十萬大鈔放出箱後，大鈔滿天飛
 ，蟻民苦患多金之嘆，物價溫度計「
 漲爆」，吳某似是熱暈了，竟云是「
 投機份子利用心理因素提高物價」，此人想來必
 是心病甚重，再多兩架印刷機恐怕也救不了。
 治 療：教他早點場台了，免得禍國遭民

求診者：自封的「抗日將軍」
 症 狀：患「官癡」之症，現在是又驚又喜
 ，或生或死的臨危狀態。
 診 斷：此病夫病狀尚未全部顯露，但體溫
 已甚高，語音漸有失常，若不趁早治療，定必「
 瓜得」。此病起因由于自以為天下老子第一，既
 不敢病，又怕吃藥，這幾天搖搖欲墜，大有甘當
 病君之意。

治 療：死心塌地，及早服藥，尚有些微希
 望，不失為「將軍」，如若一誤再誤，和法西斯
 病菌開玩笑，本醫師只好不開藥方了。

求診者：華頓頓專論作家皮爾遜

症 狀：遺謠卒子
 診 斷：此君惡意誣謗孫夫人，以為這一個
 國母是那一「國母」，可謂有眼不識泰山，認
 錯了人。可惜這謠學尚未畢業，給人一駁就駁得
 體無完膚，最好還是去天堂裏找戈培爾補習一
 下，或者到遺謠社去研究研究中國的國情，也明會
 「飛黃騰達」。
 治 療：這些小鬼理他幹什麼？

求診者：「鄂省府」與「參議會」
 症 狀：狗咬狗骨症
 診 斷：參議會裏孔庚那一條光棍要「
 打省長屁股」，省長萬耀煌氣得向蔣老頭子撒嬌
 「不幹」，參議會也放一個回馬槍「自衛解放」
 ，氣得老頭子大為震怒，認為「在此截亂期內，
 除軍事計劃外，一切總要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
 」才對，查蔣老頭現已即將由少而化無，寶座
 就要倒下來了，你們這些少鬼們還爭什麼城隍來
 做，照鄒意，樹倒猢猻散，還什麼好爭的，趕快
 「收場」好了。

求診表：那位「沙龍」先生
 症 狀：在香港一家晚報發表怪文
 診 斷：該沙某記述張學良幽居台北後，蔣
 老頭送他幾個吊魚鈎，張少帥是「得到這種禮物
 ，對主席的仁愛，好感動得哭了」。
 治 療：最好就把這位先生用魚鈎釣起來，
 看看他會不會「感動得哭了」？

奇難內外科醫學博士

莫名奇診斷歡迎求診代診

廣東人不可不看

廣東風雲

南中社出版

這樣對待一個手無寸鐵的女人啊！
 我的眼淚再沒有辦法遏止地流……但一會
 兒，我又感覺到有人推門進來。方才我沒有重新
 把門扣好。這條狗又回來了，我看不看，一下，
 一把抓住床頭。桌上的鐘，那掉下去。
 「夢雲！」似乎是賓的聲。在叫我的名字
 ，我怔了一怔，我懷疑我是聽錯了，拾起頭一看
 ，真的是他！
 我迷惘的站起身來。
 他沉默地行近我的身傍，我瘋狂地扣着他
 ，盡情痛哭起來了！
 「你難道沒有過險嗎？」半晌我才問他。
 「這狗！」賓嚴厲地罵道：「他這的謔言
 ！」

「你怎麼現在會來到這裏？」
 「我很早就來到，剛到門口，聽見你的叫聲
 ，我好生奇怪，立刻在那裏觀看這傢伙攪什麼鬼
 ，我親眼看見這狗演戲！我本想衝入來痛打他
 一頓，後來見他不敢再進一步，我忍住了，他是
 用威脅來嚇你，我們那裏會有什麼姓陳的信？」
 「他不知道我們看華商報！」
 「不一定知道，大概也是恐嚇你！」我問道：
 「這樣的世界！明天，我們到縣長那裏去告他！」
 賓笑道：「傻孩子！這裏有什麼法律人知道，
 你是科員，他是科長，真的他在縣長面前脫你是
 奸匪！你不是完了！」

「我受不了這種冤氣！」賓低聲對我說道：
 「是的，我早知道無論如何我們總站不住了，此
 地不可久留，我今晚本來是決定帶你到我們從前
 所說的那一個地方去的，那兒我們已有朋友們
 足以保護自己的了，這個世界，只有槍桿子可以
 保得自己的生命，現在，你立刻收拾行李走！」
 「立刻？」我有點手忙腳亂。
 「是的，我怕這條狗明早一定會來！快點，
 離城五十里，我已有人在路邊……」
 我呆呆的拾起頭來望着賓的閃爍位位和勇敢
 的光的臉龐……

十一月廿九，于惠安

旅美華僑成立

中國和平民主聯盟

旅美華僑上月九日在紐約成立中國和平民主聯盟選出馮玉祥等十人為執行委員，該盟發表宣言：推進中國民主和平及反對美國援助政府內戰。

立法院修訂金鈔條例入境金鈔限制嚴

上月廿九日立法院會議通過黃金外幣非法交易及旅客攜帶過額黃金外幣，懲處修正條例。原有條例規定旅客入境攜帶黃金過十兩外幣超過一百美元，或其等價者，須於入境時向中央銀行依公開市價換為國幣，此項命令立法院予以撤銷。新條例則規定旅客所携超過十兩之黃金及超過一百元之外幣，申報並存於海關，山海關發給存摺。其在六個月內贖回者，其所存黃金外幣即交還原存款人，六個月以後，如存款人仍留於國內，則海關將其所有黃金或外幣移交中央銀行依照當時公開市價換成國幣，存款人憑其海關存摺領取。新條例關於黃金外

政府有意留難僑胞在港停發出國護照

華僑出國旅行護照，自去月廿二日起，停止在港發給，申請者須廣州外交部特派員公署辦理，規定的辦法除了具備出國目的地入境許可證以外，還要申請該地的中國領事館的「入境許可」，在申請中又規定兩項辦法：一是申請出國人須是代申請的直系家屬（如父子，夫婦，子女等）二、業務關係或其他原因等。取得上兩項內之一項的批准，才能寄反國內。申請出國人具有上兩項許可證，再向僑務委員會申請，待調查，檢定後，發給准許證後，方能向外交部廣州「兩廣特派員公署」領取臨時旅行護照。並規定領事館的兩種「許可證」，也各有不同的手續，如屬第一種的許可才可具領保申請發給而第二種的許可，則要呈准外交部後，才發下來。

廣東民變擴大

開放百五糧倉

（廣州訊）據田糧處報告，各地糧倉被「劫」者，共計一百五十處，失去大谷四萬三千餘石，包括中山、合浦、廉陽、梅縣、大埔等卅九縣市。一月至十月

閩僑匯五十億

據閩郵管統計：本年一至十月份，該局辦理僑匯達五十億元，由廈門局經匯者卅五億四千萬元，佔總額百分之七十五。福州局經匯九億六千萬、晉江局經匯五億。據熟悉僑情人士估計，經由民局信兌匯之僑款約數倍于此數。

馬來明年

開征所得稅

新加坡和馬來聯邦將於一九四八年開征百分之三十的所得稅，和百分之二十的利得稅。

現代華僑半月刊

第三期

民國卅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

督印人 林明彥

主編 李世浩

編輯 李敬

丘明 少儀

發行者：現代華僑社

香港堅道一三七號 電話二一七一

Present Day Overseas Chinese

137 Caine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Tel. 21712

零售：港幣五角

直接訂戶 港幣四元八角 共十二期計 內地郵費照加

國內外各大書局均有零售代訂

印刷者：民生書籍印務局 香港：荷里活道七十號 電話：三〇〇〇四